

韩国人名著汉译丛书

李甦平 崔英辰 主编

韩国儒学

柳承国 著

姜曰天 朴光海 等译

HANGUO RUXUE
YU XIANDAI JINGSHEN
与
现代精神



东方出版社

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 柳承国 著

22.05

3

反
土

韩国人名人名著汉译丛书

李甦平 崔英辰 主编

韩国儒学

柳承国 著

姜日天 朴光海 等译

HANGUO RUXUE
YU XIANDAI JINGSHEN
与
现代精神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尹选波 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柳承国 著. 姜日天 朴光海 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6

韩国人名名著汉译丛书(李甦平 崔英辰 主编)

ISBN 978-7-5060-3120-2

I. 韩… II. ①柳…②李…③崔…④姜… III. 儒家-哲学思想-研究-韩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268 号

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

HANGUO RUXUE YU XIANDAI JINGSHEN

李甦平 崔英辰 主编

柳承国 著 姜日天 朴光海 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2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3120-2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不论是历史情缘,还是文化渊源,两国都有不能割舍的紧密关系。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随着两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频繁交流,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愈来愈深入。中国青年喜欢韩国歌曲,中国妇女喜欢韩国电视剧,中国人喜欢韩国料理,中国男人喜欢足球场上的“红魔”。究其原因,这是韩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义理精神、主体哲学、忠孝伦理、多元宗教、素简民风在21世纪的展现和凸显。而要深入了解这些精粹思想,就必须探究韩国的性理学、历史、宗教、民俗等方方面面的文化。

《韩国人名名著汉译丛书》遴选当代韩国著名学者的代表作,以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维、精湛的结论、生花的妙笔,从文化深层角度全方位立体地为我们介绍了韩国文化、文化韩国。本丛书邀请中国当代具有良好的韩文修养,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中青年学者将韩文译成汉语,译文准确而高雅。

为了促进中韩文化互动和交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以飨广大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哲学研究所教授

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

成均馆大学教授

李璉平

崔英辰

2007年11月

译者序

柳承国教授是韩国著名的儒学思想研究大家。围绕“韩国儒学和现代精神”这一主题,本书是从柳承国教授的两本韩文著作《韩国思想和现代》(韩国东方学术研究院1988年版)和《东洋哲学研究》(韩国东方学术研究院1983年版)中选取部分章节翻译的。其中,第二章是柳承国教授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是柳承国教授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传统思想的根本探求”。本章依据考古新资料、甲骨文献等,考证了檀君朝鲜的年代、王仁博士的史迹,以及崔致远传播儒学的生命历程。同时阐述了世宗大王的政治理念与自主精神。

“第二章 儒家思想形成的渊源探究”。本章主要论述了尧舜的历史史迹与东夷文化的关系、商周时代征伐人方及文化交流会通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文化及孔子的儒学思想对韩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韩国儒学的本质及其与中国儒学的文化同源性。

“第三章 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作者通过对韩国朝鲜朝时代的儒学代表学者李退溪、李栗谷、金时习、郑霞谷、丁茶山及易学思想、实学思想的分析和论述,阐述了韩国儒学思想的特性。同时还对近代的韩国阳明学和韩国朱子学的时代作用进行了剖析。

“第四章 韩国思想的现代展望”。作者深刻指出韩国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些现代弊病,并认为儒学思想的原理或精神具有纠正这些弊病的作用。

参与此书的翻译人员为:

姜日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朴志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三章第二、三、四、五节;张敏(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第三章第六、七、八、九节;邢丽菊(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研究生),第三章第十、十一节;朴光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第四章。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方国根编审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本书还得到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出版资助,在此亦表示诚恳的谢意。

姜日天、朴光海

2007年12月

目 录

总序	(1)
译者序	(1)
第一章 传统思想的根本探求	(1)
一、檀君朝鲜年代考证研究	(2)
二、关于王仁博士史迹的文献探究	(13)
三、崔致远的东人意识考察	(16)
四、世宗大王的政治理念与自主精神	(22)
第二章 儒家思想形成的渊源探究	(27)
一、作为儒学渊源的尧舜的历史实在及与 东夷的关系	(28)
二、上古时代东夷文化圈的形成与殷周时代的 人方征伐	(36)
三、古朝鲜研究中的君子国与儒学精神	(52)
四、殷周文化的传来与韩国古代社会的信仰	(68)
五、韩国儒学的根源	(86)
第三章 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	(91)
一、韩国儒学思想及其特性	(92)
二、退溪哲学的根本	(111)

三、栗谷哲学精神	(124)
四、梅月堂金时习的哲学思想	(149)
五、沙溪金长生的礼学思想	(157)
六、霞谷哲学对阳明学的理解	(166)
七、茶山的牧民思想	(186)
八、韩国易学思想之特质及其文化影响	(195)
九、韩国儒学与实学思想	(218)
十、韩国近代思想史上阳明学的作用	(221)
十一、韩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和朱子学	(242)
第四章 韩国思想的现代展望	(249)
一、工业社会和精神文化	(250)
二、国家发展和言论的哲学	(255)
三、韩国的现实和公职者的姿态	(260)
四、韩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形象	(265)
五、现代病理及对虚无意识的克服	(285)
六、韩国与韩国的知识分子	(295)
七、朝鲜民族迎接 21 世纪的前景	(302)

第一章 传统思想的根本探求

一、檀君朝鲜年代考证研究

西历公元 1987 年是檀君纪元 4320 年。

韩国自檀君朝鲜以来,或分或合,疆域变迁,而倍达民族是檀君的后裔无疑。

《三国遗事》、《帝王韵纪》、《世宗实录·地理志》“檀君”条均记曰:新罗、高句丽、百济、南北沃沮、东北扶余、濊与貊,皆继承了檀君。^①

我们直面一个民族的大课题:复兴檀君开天的崇高理念,恢复民族的同质性,早一天实现南北统一。

指向于民族的再归一,实现南北的和合统一,这是至上的民族课题。图谋民族的异质化与反民族的统合是不可容许的。

① (1)“高丽第一东明王,甲申立,理十六。姓高,名朱蒙,檀君之子。”(《三国遗事·王历第一》)

(2)“次有尸罗与高礼、南北沃沮、濊、貊、膺。比诸君长问谁后?世系亦自檀君承。”(《帝王韵纪》卷下,三张)

(3)“檀君古记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下化人间,受天三邦。降太白山神檀树下,是为檀雄。天王令孙女,饮药成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君。立国号曰朝鲜。朝鲜、尸罗、高丽、南北沃沮、东北扶余、濊与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娄,是谓东扶余王。檀君与唐尧同日而立。至禹,会塗山,遗太子夫娄朝焉。享国一千三十八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为神。今文化县九月山。”(《世宗实录·地理志》卷,第 154 页)

摆脱分裂时代,追求统一文化,这种新国民、新国家的新生面,必须以充分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和合为其内容。统一必须不丧失民族之魂,继承民族文化,取向祖国的现代化。从这样一个视角观察问题,如宪法开头所明定的,要继承朝鲜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继承爱护和平的传统,继承三一运动崇高的独立精神,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檀君圣祖开国的韩国历史以来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直至今日绵绵无尽头。韩国人可以改国籍,但祖国是改不了的。我们祈愿倍达民族与国家永生无疆,开天节将是永远的庆祝日,檀君圣祖为我们提示了“弘益人间”与“在世理化”的崇高精神,我们为实现这种精神共同努力。

1. 民族史渊源探究的理念性与科学性

朝鲜民族战胜过无数的外来入侵,其强韧的凝聚力来源于民族主体自尊、自存的强大向心力。如果弱化丧失了自存的向心力,国家就会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的民族、国家每当遇到危难关头,人们就会高扬祖国之根的历史意识。在高丽时代的契丹、蒙古之乱、壬辰倭乱、旧韩末年的国力衰微之时,人们高扬祖国意识,研究国祖檀君的史籍成为热潮,就是例证。高丽时的李崱说:“国犹形,史犹魂。”^①意为没有历史的国家,就如没有灵魂的行尸。他又说:“扶余无扶余之道,然后汉人入扶余也;高丽无高丽之道,然后蒙古入高丽也。”^②这些话不只是讲论过去,也可以说是讲给今人的。如今的大韩民国,只有确立强固的大韩民国之道,才能

① “呜呼!政犹器,人犹道,器可离道而存乎?国犹形,史犹魂,形可失魂而保乎?”(李崱:《檀君世纪序》)

② 李崱:《檀君世纪序》。

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我们要探究朝鲜民族的根,探究其理想与精神,确立自我,认识其正体。

不使自己自身卑下,越是追求自重、自爱、自存、自立的本性,就会越发对自己自身背景与所从来报本返始,探寻其根而感到阙如,^①就必然会尊我之长,而敬仰祖上与祖国,探索源流。韩国人在罹乱之时,别的东西都可以扔掉,唯族谱是要带在贴身处避难的。义兵大将柳麟锡说:“欲夺人之国者,必先夺其人心。夺人心而夺土地,则易也。”(《宇宙问答》)他提示了旧韩末时期,西势东渐当初先于政治、经济的侵略,西欧的宗教以其价值观否定、破坏韩国的原有伦理观与宗教观。就是说心不被夺,则国不被夺。

那么肯定自己、肯定国家和民族、肯定人类世界的同心圆之中核的意义,就在于坚持民族文化源流的体认和确立。而为使这种民族文化教育畅达,有创生力,就需要足够的理念性与科学性,尤其是历史的逻辑更加重要。即使爱国心如何强烈,如果科学性阙如,就得不到别人的共鸣;而即使有了学术性与科学性的支撑,如果在其大根本处缺少历史意识,就会归入空虚的逻辑推演。

日帝的殖民政策为扼杀韩国的民族精神,从整体上否定性地评价韩国的民族文化。在历史方面,他们为了否定韩国历史,鼓吹所谓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妄图推导出否定韩国史资料的结论,妄图否定全部韩国史。

在当今时代,随着产业社会的发达,物质日益丰饶,人的欲求

① (1)“于其祖先之物,断杖蔽属,尚且宝藏而起敬。父没而不忍读其书者,以其手泽之存也;母没而不感其杯圈者,以其口泽之留也。”(栗谷:《护松说》)

(2)“长者义乎? 长之者义乎?”(《孟子》)

(3)孝是对父的精诚,忠是对君的忠诚,那么要问忠孝在父还是在我?(《王阳明全书》)

开放,使经济观倾斜,多样化和宗教共存,使各宗派或国家观相互对立。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历史观、社会观、价值观相冲突,西欧现代化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相悖。在这种环境中,极易模糊朝鲜民族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正道。

为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与畅达,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就必须使精神理念性与学术的科学性协调推进。为了阐明和确立韩国文化传统的确实性与本质特征,我们要从多角度研究探明作为韩国之根的檀君朝鲜问题。

2. 檀君朝鲜与古文献考证

关于韩国上古史的记录,除了古碑文、墓志铭等的短篇记载外,有关檀君朝鲜的史料在《三国遗事》、《帝王韵纪》以及《世宗实录·地理志》中有述。然而关于檀君朝鲜的记述一般是较简单的,而且这些著作的成书年代一般在公元12—13世纪,是过了许多年代的后世所作记录。故此,质疑这些史料的可信性大有人在。同时这些记述多以神话为其记述要素,有人也欲不认定它们的历史史实。尤其是有些学者认为檀君朝鲜是依据日帝殖民主义历史观炮制的后期神话,进而否定之。然而檀君朝鲜是神话还是历史,难以简单定论。当然其中有神话的要素,同时它不是当时的记录,似难作为历史史实让人信凭。为了证明这些不简单地是传说史话或神话,而再现史实根据,以甲骨文与金文为据加以考证,可以确证檀君朝鲜的历史史实及其年代。

关于《檀君古纪》的历史是否属于史实,及对相关历史年代的论证,这些都是大问题。而周武王征伐东夷的甲骨卜辞的出土,对确证檀君朝鲜的国史与年代,是十分重要的资料,将来会有更多的资料出土,亦是可期待的。

关于檀君朝鲜最早的记载见于《三国遗事》与《帝王韵纪》。

《世宗实录·地理志》则是较后的文献,是参考了《三国遗事》和《帝王韵纪》的。从《三国遗事》和《帝王韵纪》看,是以原本《古记·檀君纪》、《檀君本纪》等记述形式记载的。

它们的原型虽不得见,但在李奎报的《东明王篇》中记曰:“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又说:“金公富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可见确曾有过原古本流行。现今其原本佚而无见,但部分史实可在《三国遗事》与《帝王韵纪》之前的古碑与墓志铭中得到考证。

例如在《三国遗事》,高句丽条中引用了“檀君记云:‘君与西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等语。能证明此事的是最近发掘的高句丽牟夫娄墓志中记曰:“河伯之孙,日月之子。”广开土大王碑(414年建)则记曰:“我是皇天之子,河母的女郎。”这里共同提到河伯,这个参照可以证明《檀君本纪》的史料价值。

(1) 檀君的后退

或称王俭,或称朝鲜,皆见于《史记·朝鲜列传》。《史记》所撰时间从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经历了18年的编纂时间,可上溯到公元前1世纪。而对《史记·朝鲜列传》中的箕子东来说,人们不单有不同意见,史家否定箕子东来说成了常识性问题。非但如此,丹斋申采浩(1880—1936年)在《朝鲜史论》第1辑中认为,按中国的年代,有关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史论不足为凭,司马迁也未可知。按这种说法,韩国上古史作为纪元前的历史古典,就无法得到考证了。

然而,随着近来考古学、甲骨学、金文学、人类学、语言学的发展,古代史研究成为可能。

甲骨学、金文学研究是中国年历学研究的巨大成果。甲骨学、金文学研究使韩国上古史成为需重新考察的问题,提供了韩

国上古史研究的好资料和好方法。

根据甲骨文研究古朝鲜,古朝鲜的历史史实可以得到确证。在《帝王韵纪》中,关于檀君朝鲜有如下记述:

初谁开国启风云,释帝之孙名檀君,并与帝高兴戊辰,经虞历夏居中宸,于殷虎丁八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享国一千二十八。无奈变化传桓因,却后一百六十四,仁入聊复开君臣,后朝鲜祖是箕子,周虎元年己卯春。

这之中关于“于殷虎丁八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是可研究的问题。在《三国遗事》中,未见“虎丁八乙未”的文字。关于檀君朝鲜则记述为,随着箕子来到朝鲜,檀君退走,箕子朝鲜取而代之。而《帝王韵纪》中有记:“却后一百六十四,仁人(按指箕子)聊复开君臣。”这样,比箕子朝鲜开国早 164 年,于武王元年,桓君进了阿斯达山。这是可与中国史相联系加以研究的问题之点。

(2) 桓君朝鲜的年代考证

在甲骨卜辞中有关于武丁时数次征伐东夷的内容。武丁作为殷代中兴的祖上,热衷于对周边的征伐。^① 关于武丁在位的年代,据董作宾依据甲骨文与天文历法(日食卜辞之考证)考证的《殷历谱》,应是公元前 1339 年至前 1280 年,计 59 年时间(见表 1)。《帝王韵纪》则记曰,檀君于虎丁 8 年乙未移居于阿斯达山。其后过了 164 年,箕子来到了朝鲜。其时为周武王六年己卯,从己卯到乙卯历时 164 年。据《殷历谱》,文王崩,武王继位,在己卯(公元前 1122)。这是董作宾考证出来的。

① (1)“殷代武功极盛时代要推武丁,所以在武丁的时代所征伐的方国也特别多。”(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第 47 页)

(2)“伐土方的只有四次,伐若方的却有二十六次之多。”(武丁时)(《殷墟书契释》增订本)

										武丁	
										元	丁
										寅	丁
										卯	丁
八廿	二十	〇	五	三	二	三	二	一	亥	癸	大
一	一	九	三	三	一	前	元	西	卯	丁	二
七廿	一	〇	八	三	二	三	二	一	巳	癸	小
五廿	二	九	〇	四	二	三	二	一	戌	壬	大
七廿	三	九	三	四	二	三	二	一	辰	壬	小
五廿	四	八	六	四	二	三	二	一	酉	辛	大
五廿	五	八	九	四	二	三	二	一	卯	辛	大
四廿	六	八	二	五	二	三	二	一	酉	辛	小
三廿	七	七	五	五	二	三	二	一	寅	庚	大
二廿	八	七	八	五	二	三	二	一	申	庚	小
一廿	九	六	一	六	二	三	二	一	丑	己	大
一	十	六	四	六	二	三	二	一	未	己	小
八	十	五	七	六	二	三	二	一	子	戊	小
八	十	五	〇	七	二	三	二	一	午	戊	小
一	一	八	三	三	一	前	元	西	申	壬	五十

表 1

(《殷历谱》,董作宾)

这里有一个问题:由此上溯 164 年,是否恰是武丁年间? 因为李承休在撰《帝王韵纪》时,不可能以甲骨文为依凭来撰写的。而从武王元年上溯 164 年,是公元前 1286 年。据董作宾所撰《殷历谱》所记,公元前 1286 年即武丁 54 年,故此,《帝王韵纪》所记

								武丁 五十九年 庚子 西元前 二二八一				
七十	一	四	五	五	三	五	二	亥	丁	小	一	丑
五十	二	三	八	五	三	五	二	辰	丙	大	二	寅
六十	三	三	一	六	三	五	二	戌	丙	小	三	卯
四十	四	二	四	六	三	五	二	卯	乙	大	四	辰
四十	五	二	七	六	三	五	二	酉	乙	小	五	巳
二十	六	一	〇	七	三	五	二	寅	甲	大	六	午
二十	七	一	三	七	三	五	二	申	甲	小	七	未
十	八	〇	六	七	三	五	二	丑	癸	大	八	申
九	九	〇	九	七	三	五	二	未	癸	小	九	酉
八十	十	九	一	八	三	五	二	子	壬	大	十	戌
七	十一	九	四	八	三	五	二	午	壬	小	十一	亥
六	十二	八	七	八	三	五	二	亥	辛	大	十二	子
一	一	〇	八	二	一	前	元	丑	丁	七	廿	

表1 (续表)

武丁8年乙未,恐在时间上略有差错。然而武王即位在公元前1122年确实无疑,此1122年于六甲则为己卯无疑。从这里上溯164年,正是乙未确当无误。故此可以认定《殷历谱》之考证确当,而比之《帝王韵纪》所言武丁8年,我们将164年与乙未这一点作